半生缘

王维新

三个不同姓氏、不同年龄段的女人住在同一套居民楼里。她们在一起生活，却各有各的想法、各有各的角色、各有各的不同的人生轨迹。

年龄最大的女人，名叫赵玉玲，已经70多岁了，满头银发，有些驼背，喜欢唠叨，脾气暴躁。她本来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，自小过着钟鸣鼎食的奢侈日子。不料想他爷爷因拒绝提供军饷，得罪了一个军阀，被他们加上了通匪的罪名，满门抄斩，庄园被烧掉。赵玉玲因外出玩耍，逃过了一劫。

家道中落后，赵玉玲年幼，生活无着，被一个开染坊的商人收留，将她养活到16岁，卖给山西一家开票号的豪门为家奴，从此开始了她为人佣工的下人生活。18岁那年，她和票号看家护院的男子武达相好，经东家允许，两人结为夫妻，后来相继生下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名叫武云霞，小女儿名叫武云娥。

武达对两个女儿十分疼爱，在新疆和田给两个女儿每人买了一个绿色的玉佛小挂件，她们各自挂在自己的脖子上。家庭的经济状况虽说不怎么富裕，但是一家人在一块生活，也颇感幸福快乐。可是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彻底摧毁了这个本来家庭平静的堡垒。

有一年腊月，武达奉命前往太原押解一批银元，半道被埋伏在路旁树林里的土匪团团围住，将武达等人活活打死，抢走了三车银元。劫案发生后，东家草草将武达等人的尸体掩埋，并未发放任何抚恤财物。赵玉玲感到愤懑难平，找东家论理，其他死者家属也随之效仿。这个狠心的东家说："你男人生前和我们柜上签有生死契约，平日里我们优厚待遇养着这些家丁，护卫过程发生意外，与东家没有关系。他们是签字画押了的。这个行当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"东家不但没有给她任何补偿，还将她辞退了。

一个女人，领着两个女儿，没有生活来源，日子难以为继。后来街坊帮忙把大女儿介绍给一个茶商作养女。当时由中间人把孩子领过去，又把他们给的钱拿回来交给赵玉玲。对方一再强调，以后不能打听去向，不能来往。否则，孩子会不恋他们。

赵玉玲经受了失去女儿的痛苦，沉浸在忧郁的心情当中，难受了好长时间，才慢慢恢复过来。不久，全国解放了，赵玉玲在一家公私合营的食堂当了洗碗工，那时候，她不到30岁，风姿绰约，有人劝她再找一个丈夫过日子。她掂量了又掂量，担心她的小女儿武云娥受罪，还是咬着牙放弃了。她一心要把女儿养大成人，对得起她死去的男人。

武云娥对于母亲的爱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她发愤学习，要给母亲争一口气。经过12年的苦心打拼，武云娥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，母亲高兴得嘴都合不拢。给她准备铺盖、准备衣服、准备零花钱。女儿离开母亲那天，母女俩都哭了。

为了供女儿上学，母亲替人值班，下了班又去找零活干，凭借自己的汗水和力气，给女儿积攒学费。女儿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，每一分钱上都有母亲的汗水。她从不乱花一分钱，而且，自己勤工俭学，星期天出去打工挣钱，一放假就赶快回去看望母亲。

武云娥大学毕业后，在北京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也成了家，她把母亲从老家接了过来，和自己一起生活。丈夫是一个书生，性格孤僻，不善言辞。他不愿意和岳母在一起生活，为了此事，两口子经常吵架。丈夫要过他的所谓二人世界的小日子。武云娥怎么能不管母亲呢，她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武云娥怎么能放心呢。两个人谁也不让步，最后，丈夫用离婚吓唬妻子，他说："你在你母亲和我之间做个选择，你要和我继续在一起生活，你母亲必须离开；如果你选择和你母亲在一起，咱们就离婚。"

赵云娥是一个急性子，她二话没有说，拽过离婚协议书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丈夫本来是吓唬她的，没有想到她却当了真。事已至此，他也不好反悔。曾经托同学找赵云娥调解，希望能挽回婚姻，遭到赵云娥的拒绝，她说："我不能和遗弃老人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。"

离婚后，武云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。她每天要上班，母亲一个人在家，她还是不放心，她毕竟年龄大了，有个什么不舒服时，旁边没有一个人也不行。她想来想去，必须给母亲找一个保姆。

她和同事在一起议论此事，同事告诉她，现在保姆不好找。有的保姆虐待老人，有的保姆偷窃主家的钱财。要找必须找知根知底的人。这样一来，武云娥打消了通过中介公司找保姆的想法。她在小区里打听谁家的保姆人品好，就托她帮自己家找一个。

有一位山西籍的阿姨介绍过来她的一个老乡，年龄大一点，人中等个子，精精　　的，名叫魏爱萍。她原来在另一个小区看小孩，那孩子的奶奶马上退休要过来，就不用请保姆了。

魏阿姨显然是一个勤快、精干的女人，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她的烹饪技术好，做出的饭菜，赵玉玲和武云娥都喜欢吃。三个女人在一起生活，看似平平淡淡，什么事情也没有了，后顾之忧没有了。其实不然，麻烦才刚刚开始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太太赵玉玲对魏阿姨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总是不待见她。老太太72岁生日那天，魏阿姨做了一桌子好菜，本想和武云娥一起好好给老太太过个生日。魏阿姨刚坐在饭桌旁，老太太瞪了她一眼，呵斥道："一边去！谁家下人和主人同桌吃饭。"魏阿姨感到非常尴尬。武云娥出来圆场："妈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，阿姨也是自家人。为什么不能同桌吃饭。"

"就是不行！　我过去给人家当下人的时候哪像她这样，分不清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了。"

"那是万恶的旧社会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保姆也是人，也有尊严。我们不能照搬旧社会那一套。"

魏阿姨坐在了厨房门口的小凳子上，她说："今天是老太太的好日子，只要她高兴，我坐在哪里吃都一样香。"

武云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"阿姨，您别在意，我妈人老了脾气古怪，您就多担待一点。"

魏阿姨说："没事，没事，吃饭。"

老太太斜瞅着魏阿姨说："保姆就是下人，下人不能和主人平起平坐，更不能顶嘴。"

有一天，魏阿姨上街去买菜，回来发现家里发生了异常变化，凡是能上锁的地方，都锁上了大小不一的锁子。看到这些情景，魏阿姨心里不是滋味，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当贼防嘛！　她本来就心中不快，身上的汗水还没有干，老太太喊道："快放水，我要洗澡！"

魏阿姨把菜篮子放在厨房，急忙去放水，试好水温，她把老太太扶到卫生间帮她搓澡。无意中她发现老太太脊背的左侧有一块红痣。她说："大妈，您背上有一块红痣。我母亲背上也有这样一块红痣，小时候，我俯在她背上玩，老用手去抠红痣，母亲扭过身子在我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一把。"

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又在生气，她没有好气地说："那有什么奇怪的，世上脊背有痣的人多了去了。"

魏阿姨总是感到自己和老太太说不到一块去，她甚至想不在这里做了。这一天。武云娥从杭州出差回来，特意给魏阿姨买了一件真丝内衣，她让魏阿姨试大小。魏阿姨脱掉衣服，露出了胸膛的小玉佛，武云娥惊奇地叫了起来："您也有这样一个小玉佛，和我的一模一样。"武云娥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小玉佛和魏阿姨的比对，一点都不差。武云娥说："魏阿姨，您这个小玉佛在哪里买的？"

魏阿姨说："不是买的，是我爹爹送给我的。"

"是吗？天下竟然有这样奇巧的事情，我的小玉佛也是父亲给的。保不准我们还是一家人呢。"

"怎么会呢。"魏阿姨淡淡地说："你是城里的千金小姐，我是农村的老妈子。"

"我们也不是天生的城里人，也是从农村来的。"

武云娥单位安排给直系亲属免费体检，她领着母亲去了医院，魏阿姨在家里洗衣服。

她们回来时发现衣服晾在阳台上，却不见魏阿姨的人影了。她的行李也不见了。老太太一下子发了慌，不停地唠叨："我说外面的人靠不住，你不信，你看看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肯定被她卷走了。"说着就检查起家里的现金、存折、首饰等贵重物品，却一件不少。

武云娥在茶几上发现了一张纸条和一把钥匙。她拿起纸条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　云娥妹妹，你本不该叫我阿姨的，我是你的同胞姐姐武云霞。只因小时候家中发生变故，我被辗转卖了几家，姓了养父的姓氏。我来城里当保姆，只想有个落脚的地方，在首都看一看，家中有儿女，有孙子。我没有想到老天安排我和生母在这里见面，我已经断定老太太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不怨她当年把我卖给别人，我想在她身边服侍她，尽一份女儿的孝心。但是，她不待见当保姆的人，好像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，我无法与她相容，我受不了她的这种歧视，而且是母亲的歧视，我只好选择离开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拜托你照顾好母亲，不要告诉她我就是她的女儿。也不要找我，就当我是个传说吧。

再见了，亲爱的妹妹！

你的姐姐：　武云霞

看到这里，两行热泪从武云娥脸颊上滚落下来。她打开手机给姐姐武云霞打电话，结果是提示音：　对方已经关机。

小说

他的名字叫许戎

徐全庆

认识许戎是在尊者酒楼。这酒楼名字挺虚荣的，因为它充其量算是一个小饭馆。二楼是几个单间，吃酒席的可以上二楼；一楼只一个大厅，摆着两张圆桌和几个卡座，三五个好友炒几个菜，随意吃点什么，一般都在一楼；如果你只吃碗面条，也一样欢迎。我只要了一碗面条。旁边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，也在吃面条，只是面前多了一荤一素两个炒菜。相比于我的婉约，他吃得很豪放。吃完，他很潇洒朝空中打个响指，高声喊道，老板，签单。一个服务员颠颠地把单子递给他，他很潇洒地签上名字，高傲的目光扫过众人，端着脑袋走了。而我也记住了他的名字，许戎。

结识许戎后，又在尊者酒楼碰到过他两次，都是他替我付的账。我起初不肯，他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，你和我争什么，我能签单，你能吗？我喏喏地依了他，惭愧中对他充满了羡慕。

只是这羡慕并没有维持太久，我就知道了，他只是单位的一个副主任科员，手中并无实权。自然也完全没资格在酒店签单。他能够在尊者酒楼签单，是因为他不定期在酒楼预存一笔钱而已。

真够虚荣的。

和他的朋友说起这事，他的朋友嘴角滑过一丝嘲讽的笑容，你才知道呀，我们都叫他虚荣。

他的朋友还说起一件往事。

许戎从小在农村，他爹给他起名叫许戎，是希望他能将来能当兵。有一年征兵他也报了名。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带兵的人很满意，准备要他了。可是问他为什么当兵时，他说，当兵人看得起呀。带兵的人说他太过虚荣，目的不纯，没有要他。这说法是许久之后传出来的，真实性无法考证，但大家愿意相信。

但许戎有另一套说法。许戎说，他们村一共两人报名，人家只要一个，自然是他。但另一个人学习远不如他，如果不当兵，肯定要修一辈子地球。可他不一样，他学习好，点子多，即使考不上大学，也不会窝在农村，所以就把机会让给那人了。那人在部队当到团长后转业，现在在市某局当局长。许戎常常说，我当初要不把机会让给他，说不定早当厅长了。听的人就笑着说，可惜了，许厅长。

那以后，我也叫他虚荣。第一次叫他，他脸色骤然一变，仿佛愤怒的葡萄。我叫许戎，他纠正道。再见到他我仍然叫他虚荣。他后来也不再纠正，但在尊者酒楼再遇到他，他也不再替我付账。

之后不久，我单位一个同事的爱人得了癌症，治疗需要一大笔钱。同事家底耗净，欠的债都能封住门。同事是个要强的人，单位每人三百五百的凑了两万多元钱给他，但他坚决不要。他宁肯卖房还账。

这事不知怎的传到了虚荣的耳朵里，他给我打电话说，他和县红十字会的房主任关系铁到共穿一个裤衩，房主任看在他面子上，答应资助我同事三万元。

我把这消息告诉同事时，同事远没有我想象的兴奋，反而有些犹豫，问，有什么条件？会不会有记者采访？我理解同事的想法，接受别人捐赠于他如嗟来之食，即使是红十字会的捐款，他仍有屈辱感。

我把朋友的顾虑和虚荣一说，虚荣把胸脯拍得像放炮似的说，我可以做主，什么条件都没有，也不宣传。我的面子，红十字会敢不给？

看着他鼻孔朝天的样子，我总觉得事情也许没他讲的那么简单，生怕伤害了我的同事。事实证明我多心了，红十字会只悄悄来了一个工作人员，把钱交给了我同事。

有一天，我参加一个饭局，正好和红十字会的房主任坐一桌。聊起虚荣，才知道房主任并不认识他。我纳闷，问那次捐款是怎么回事？房主任拍了一会儿脑袋，才说，想起来了，他把三万元送到我办公室，让我以红十字会的名义给你同事，还交待说是我们看他面子捐的。真虚荣。对了，好像听说他就叫虚荣。

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正色道，不，他的名字叫许戎！

小说

喜　蛛

薛培新

老太太疯了。小莫用微信语音大呼小叫。姐，你快过来瞧瞧。

小莫是我请的保姆，照顾三姨。小莫　北人，和三姨一个地方，手脚略嫌迟钝，但勤恳肯干，忠心耿耿。

我责怪小莫，别乱嚷，上周我看望三姨时，她还好端端的，怎么说疯了。

姐啊，你不知道，她剪了一屋子蜘蛛。小莫捏了嗓子喊。

进门前我准备好的各种灰暗画面被眼前的场景一扫而尽。

闹盈的阳光簇拥着一束芍药，在窗边奋力吐芳，房间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春的气息。三姨席坐大床上，身子铺满了红黄蓝绿纸。

她正聚精会神地操作一把细剪。

我突然想起那片著名的散文——《荷花淀》。她像坐在一片锦绣的大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五彩的云朵上。

头顶的天花板垂下彩色枝条，上面缀了一只只纸蜘蛛，在风中晃悠。一时间我不禁出神。

三姨见我来，没停下手中剪子。

我说，三姨，忙哩。

三姨说，忙。

小莫给我端来一杯花茶，凑我耳边悄声说，姐啊，老太太夜里还不睡觉，尽剪这些纸蜘蛛，屋里搁不下了，她不顾风雨，到小区的亭子里挂。小区保安找上门了，说再挂就罚款呢。

我问，三姨，你剪这些啥用？

三姨不满地白了我一眼，你和小莫在说我坏话。老太太耳朵挺好使。

我尴尬地示意小莫别乱讲。

三姨放下剪刀，拉起我的手说婉啊，你读书多，听过"喜蛛应巧"吗？

喜蛛应巧？我问。

小时候过七夕节，大人们把花生、红枣装一竹编篮里，叫我们一群孩子睁大眼看，谁先看到"喜蛛"在上面结网，谁就大吉大利。

喜珠？我不知所然。

喔，就长脚蛛。三姨说。

我忽然记起母亲从不允许我打扰在老屋中到处乱结网的蜘蛛。她管这种黄豆大小、长了长脚、背上有黑白相间斑点的蛛叫喜子。喜子碰石榴，富贵不断头；喜子上榆树，招财又进宝。每年腊月二十四"扫灰"，我拿着鸡毛掸子帮母亲打扫，母亲一再叮嘱我避开喜子的网，万一一不留神碰到了，喜子跑出来乱窜，母亲还念叨："莫怪罪，莫怪罪。"

就因为脚长。当时就看上他了哩。长脚蛛引起三姨的回忆。

"长脚"是我三姨夫，我只在一张泛黄的旧相片中见到他。三姨曾说三姨夫家里穷，怎么个穷法，穷到房上无片瓦，瓮中无升粮。

就图他腿长，走起路虎虎生风，一看就是个过日子的伙计。

我说，三姨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

合衾那晚，宛啊，我见到了喜蛛。三姨像个怀春少女抿嘴而笑。

我还是第一次听三姨说起这事。

那喜蛛爬上粗蓝布棉被。我和长脚大气不敢出一口，盼喜蛛结网。等啊等，等到天发白了，俩人头碰头瞌睡了，等一睁眼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

怎么着？

喜蛛不见了。三姨懊悔地捶头。

九二年夏，一个潮湿闷热的傍晚，我们一家四口正在院门口大构树下，稀里哗啦地喝棒子粥。一个外乡女人走近前，自来熟地杌上坐下，没等我们问话，她解开蓝头巾，舀上一碗粥自顾自喝起来。

母亲这才恍悟。咦，小妹啊。

三姨喝饱了，打个嗝，一五一十地道出原由，被工厂辞退了，来投靠二姐。

母亲小心翼翼地问，那"长脚"呢？

三年没音信了。对母亲的担心，三姨躲躲闪闪。

母亲的父母辞世早。三姐妹，大姐远嫁蒙古，母亲中师毕业来江南小城教学，而小妹就是三姨留在江北老家。

母亲与大姐通信频仍，寄给小妹的信却变成一张张轻飘飘的汇款单。父亲对此常抱怨。母亲不以为然，小妹家困难，做姐的责无旁贷。

从此，三姨就在我家住下来，一住竟二十多年。

家里多了一口人，生计不免窘迫。母亲旁推侧敲地问三姨，要不，帮你找个工作？三姨嘴上应承，却始终矮于行动。

三姨曾陆续找过几份工作，但无一而终。究其原因，三姨信"报应"。一般的信也罢了，而她信到了极端。那次母亲托朋友帮三姨找了份帮工的活。满心欢喜地去，垂头丧气地回。母亲问三姨缘故，三姨说这主家不是善户。母亲急问为啥。三姨说主家卧室里挂了个牛头骨，牛是天底下最大忠臣，也不怕会报应。母亲哭笑不得，就一装饰品呢。三姨却死活不肯去了。

三姨手巧，会捏欢喜圆子，会剪纸，能挪动的不能挪动的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，无一不维妙维肖。剪纸可是一门手艺，三姨剪出了名，甚至一次上了市电视台。记者采访三姨，姨妈说剪纸能招魂。后来，我找到了"剪纸能招魂"出处，杜甫的《彭衙行》。

母亲劝三姨去找"长脚"。夫妻团聚，家就完整。三姨告诉母亲，她问过半仙的，她和"长脚"之间有五年离散无妄之灾。

但三姨夫黄鹤杳然。

待我成家，父母年事渐高，照顾三姨的事便由我挑起。越近暮年，三姨越喜欢清静，我便挑了近郊一小区，由她独居。

成亲三年，我还没怀上。"长脚"不急，我急啊，找算命先生拆字，说我命中无子。我寻思没做过缺德事，不该有这报应啊。我一个人偷偷上普陀山求观音。求子心诚，二百多里路，一步一步挪去。说来也怪，那晚借住普陀庙里，半夜睡着，见一大蜘蛛撞进怀里，惊醒了才知道做了梦。回来后，我就怀上了。

所以大弟取名"喜子"，我顺着三姨的话说。

对，喜蛛，喜子。

关于喜子的印象，也仅止于三姨寄来的一张百日照。照片中的小男孩虎头虎脑，招人喜欢，母亲却看着照片不住叹气。瘫子，累一世。

命中不该得的，强求不得。

我就等喜子叫我一声娘。我等了五年哎！三姨抹了下眼眶。

喜子溺死那年，母亲去过一趟江北，带回消息让我们唏嘘不已。三姨和三姨夫没正经工作，在镇上的工厂打零工，工资到头给喜子看病都不够。脑瘫哪能看得好，无底洞啊。这一家子怕无翻身日子。

不久传来喜子的噩耗。而关于其中细节，父母都避之不谈。我尚年幼，更不会去察觉其中蹊跷。

婉啊，你会相信"长脚"淹死了喜子。三姨终于说出了一个令我震惊的猜测。

我不知如何回答，毕竟事情久远。

我不信的，不信……三姨喃喃自语。风拂起她稀薄的白发，在旧时光里纠缠。

镇上风言风语，传到最后，我半信半疑。逐渐地，觉得"长脚"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他出门，我跟在他身后。他到喜子坟前，跪着叩头。我拦住他，问他。他唬得直摆手，见我像撞了鬼。我追着问，他只说没做那事。

没做那事，他把喜子放在了河滩上。河滩上，可我的喜子就爬进了河里。

顺眉顺眼的"长脚"三姨夫在那一瞬间变成了毒蜘蛛。

后来呢？我问。

日子得过呗，他咋就下得了狠心。

说说三姨夫咋走的。

你三姨夫啊。三姨眯起眼望向远方。他找喜子去了。

喜子不死了？

没死。宛啊，你见过蛛子脱皮吗？一节一节的，脱了皮的蛛子就自由了。喜子没死，他等脱了皮，也能像个正常孩子。喜子不就是一蛛子。三姨颠三倒四。你"长脚"姨夫把喜子藏起来，他呀想给我个惊喜。他说找到喜子就回。

可这都三十年了，还没找到喜子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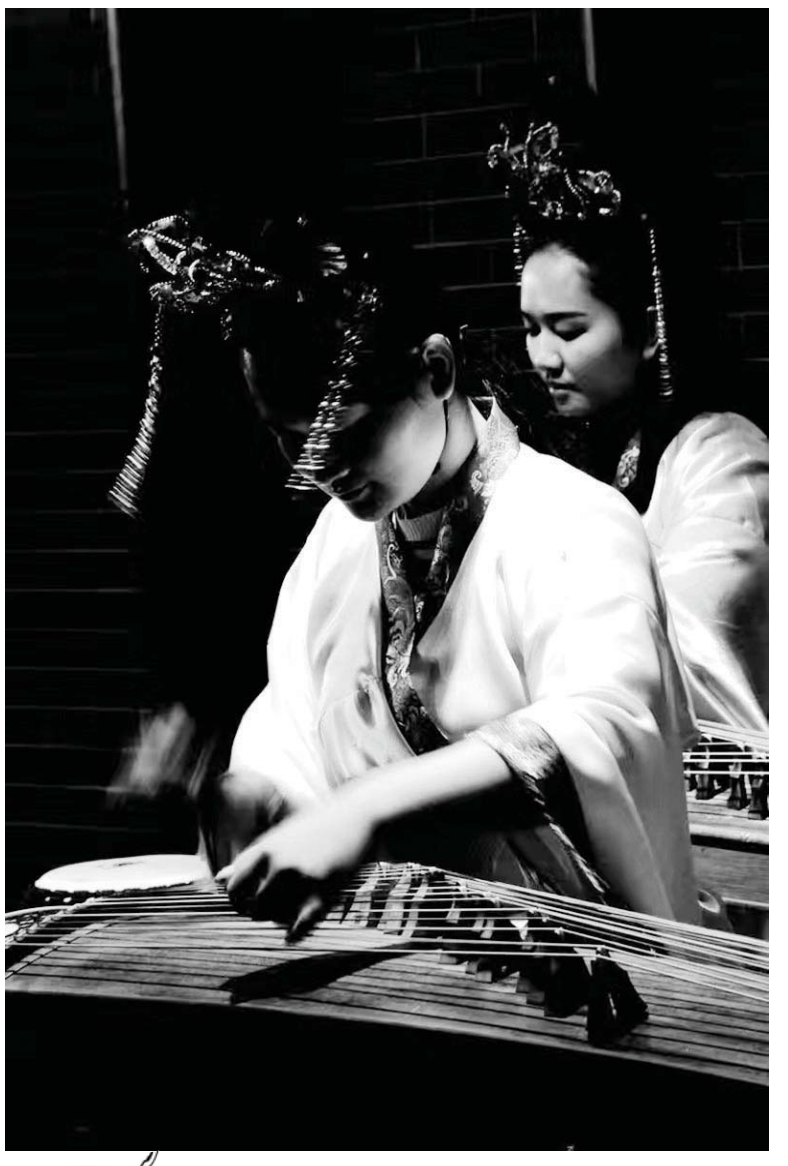
三姨怔了一会儿，回过神来。嘘，他早回了，就坐我边上。自打我搬到这儿，他就回了。还有喜子。三姨对着一片空白，做了个怜爱的手势。

小莫抓住证据，姐，我说老太太疯了吧。这不。她总叫我准备三个人的餐具。

我心头一凛。满屋的纸蜘蛛仿活了般，举起长长的脚，向三姨身边聚拢。

我拉住小莫的手，走出房间。让三姨沉浸在回忆中吧，享受一家团聚的美好时光。

小说



诗与画

一弹新月白
数曲暮山青
或　壮怀激越
或　滂沱忧恨
……
曲终人未散
呼来店家
——请拿壺酒来

流冰/　图文

鲍德英短诗选

鲍德英

落　叶

你看，多像堆积的日子
每一片都和我的经历相吻合

被风一吹，截流很久的压抑
放纵的情感，一下子涌出来
这会让我忘乎所以

有时候，心形的叶子落在头发上
匆忙中
我不能够读懂它的心思
可也明白，有的，已经言尽

渴望与你相守
可奈，人性的弱点我都有
如你一片片生长，一次次凋零
只是我春秋的回忆
只能装作从未发生

请不要怪我，没有扫墓来祭奠你
没有用我的笔，小心翼翼把你收藏
写下你魂牵的乡愁
写下你在风雨的变换中
不离不弃
写下你明月般的美

假如，不是我眼里有了薄雾
头发上久不离去的雪霜
我何尝不想，让你成为一曲舒缓的音乐
饱饮你赐予我的精神琼浆

不为其他，你曾为我远去的爱情
做过忠贞的信使

小　草

小草和麦苗说，你想看雪吗？
麦苗点点头，当然愿意

一朵云飘过，迟疑了一下
不，我不去。
云看了看正在玩耍的小仓鼠说，
它会被冻死的

没有人在意小草
用双臂抱紧自己

诗歌

白马尖文学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　冰
邮箱：543385541@qq.com